

書叢藝文月十

# 火山口上

著 林 王



行印廣學識社

火 山 口 上

有 限 公 司

著 者 王 林  
編 輯 者 王 林  
發 行 者 王 林  
印 刷 者 王 林

王 林  
十月文藝編委會  
天津新華書店  
天津新華書店

知識印刷廠  
天津羅崗路

1951-2 [1]

[125] 1-5000(32-68)

新 子 船 廣  
PDG

## 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凡例

一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始工作，即以「十月」命名。

二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選刊各種形式的人民文藝底創作與翻譯，以著譯人爲單位。

三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原則上規定每月出一本，但也許一月數本，或數月一本。有值得出的東西，又有出版能力、多出幾本；沒有值得出的東西，或出版能力有限，就少出幾本。

四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每本約五萬到十五萬字。

五、除歡迎文藝工作者底著譯外，我們也歡迎工農兵大眾的創作。

六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編委會對來稿有修改權，如不願別人修改，務請在稿端註明。退稿須附足郵票。

七、寄稿處和通訊處：天津羅斯福路知識書店轉。

## 前記

在地下埋藏了十四年的「火山口上」要出版了。在這十四年當中，中國歷史經歷了多少大事件，起了多大的變化。因此，關於這個劇本的一些歷史問題，需要註述一下。當時有一位署名「大戈」的看了這戲的演出，曾經在西安「文化」雜誌上寫了四五千字的批評和介紹。可惜現在搜羅不到了。目前能見到的，只是在張庚同志編的「四十年來劇運編年史」油印本上，有這麼一段記載：

一九三七，民國二十六年，丁丑。

國共第二次合作。七七抗戰，上海八一三事變。一月，一二·一二劇團再在西安公演「火山口上」。庚按：一二·一二劇團是東北軍中一批救亡青年，所謂「一夥流浪漢，一羣愛國犯」所組織的。開始活動於「九一八」五週年紀念日……至雙十二事變不過三個月中間，他們已演出了「中華的母親」、「國泰之曲」、「蘇州夜話」、「喇叭」、「壓迫」、「打回老家去」等劇。而「打回老家去」一劇，是由王林編的，以東北軍的士兵為題材，剿共為背景。因為非常抓住了觀眾

的情緒，所以博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觀眾哭得鼻子發酸。當場尚有一個剿匪總部的士兵放聲大哭，被官長逐出會場，怕擾亂秩序。……王林又以雙十二事變爲背景，寫了一個獨幕劇「火山口上」。新年在易俗社演出，在劇情頂點時，觀眾怒吼之聲，使提示者湮沒在聲海之中。甚至有觀眾立起來喊叫。時有人著文評云：「『火山口上』清晰地明白地解釋給羣衆聽，一二一二事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爲什麼要有一一二二事變的行動。」第一天演出後風聞到了前線，於是竟有許多軍官告假回來看過戲了。直到和平結束前，尚有許多官兵返家囑咐朋友：「『火山口上』再演的時候，你可給我捎個訊，我一定告假回來看看。」此後此劇團即以一二一二命名。後又作過咸陽與蘭州的公演。……

西安雙十二事變的主角是張學良。「九一八」瀋陽事變的時候，他奉了蔣介石的密令：「不抵抗」。後來到法西斯德、義轉了一遭回國後，帶領着從關外逃進關來的舊東北軍，在湘、鄂、贛幫助蔣介石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，也挺賣力氣。可是在這反革命的內戰裏，他和他部下也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紅軍「對內和平，對外抗戰，幫助東北軍打回老家去！」的政治號召，同時，又受到了「一二九」「一二一六」全國救亡運動的影響。中國紅軍長征到了陝北，內戰中心轉到西安的時候，張學良當時是蔣介石內戰的副司令，經過幾番爭取，他才下决心要接受中共的抗日號召。爲了吸

收新的血液，充當舊東北軍的政治骨幹，他就通過革命組織和東北救亡總會，秘密招集了一批流落在關裏的東北青年，和因為參加愛國運動而被蔣介石政府當局目爲「愛國犯」，加以開除、通緝和逮捕的平津學生。這一批青年來到西安，住在東城門樓上，下邊有蔣介石的軍憲特秘密監視，準備隨時逮捕。上邊就有張學良將軍的衛隊二營「保鏢」。雙十二事變的當天午間，他們才公開出現在西安大街上。於是一般人把這幫青年叫做「東城門樓學生隊」。我也是其中一個。雙十二事變前，我們曾經打算編一個代表我們這幫青年特點的隊歌。我寫了個歌詞，由梁琰同志譜了出來，唱了出去，很多人不滿意，可也流傳起來。這個歌詞也很有歷史趣味，抄在下邊吧：

我們是一夥流浪漢，

我們是一羣愛國犯。

家鄉，家鄉，一片沃野的家鄉，

早成了倭寇的屠場；

自由，自由，救亡圖存的自由，

已經被漢奸剝奪得絲毫沒有。

看啊，全國的憤怒已到沸點，

全世界的革命浪潮正在狂捲；

同學們，

我們要掀起全國抗日的暴風，

我們要站在世界浪頭的先頭，

衝啊，勇敢地往前沖！

還有一點應該說明的，是關於改編「打回老家去」劇本的經過。原來我們決定用上海出版的話劇本：「打回老家去。」因為劇情，實在和具體觀眾太不接近，同志們就分派我改寫。我寫，當然就順便用陝北反共反人民內戰前線上東北軍的生活了。同時又借中國紅軍在大線上向東北軍喊話的口氣，另寫了一個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」的歌子。劇本早被人忘掉了，這個歌子後來却流行起來，在歷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。（曲子是徐瑞林同志譜的）

最後還有一點應該說清的，就是「火山口上」這個劇本不是雙十二事變後才寫的。雙十二事變前不久，我就計劃好了寫這麼一個劇本。當時的腹稿是「純悲劇」：國特利用一個失足女子嚮害抗日軍官，這個失足女子覺悟之後用抗日軍官的手槍打死國特，最後自己也在悲痛中服毒自殺。當時「我的家在松花江上」歌曲的作者張寒暉同志聽了，認為一切都很好，就是結局不好。他認為抗日軍官不能

死，結局要有明確的出路，才是新寫實主義。我回去了就寫，對於結局還在苦惱。寫了正好一半，暴發了西安雙十二事變。於是我的矛盾解決了，就成了現在的收場。

新年演出以後，得到了意料不到的效果。於是引起了國際友人史沫特萊女士的注意。她要翻譯成英文，用廣播電台向世界廣播出去。但是當時的西安軍警督處長孫銘久，怕影響因保送蔣介石回南京而被扣押起來的張學良將軍的安全，而沒有叫廣播。

事到如今，已經十四年了。這十四年當中，她被風雪和潮水浸濕着，幸而是油印本，還能看得清楚。這也許是一個可喜的古董。

今天蔣匪特務已經不能利用統治地位，公開殺害人民了。但是牠的隱蔽活動，因為有美帝國主義的支持，一時還會蠢蠢欲動，每個人必須提高警惕。然而同時，牠在歷史上所做過的滔天惡行，也不應該泯沒。

這個劇本，要叫今天的東北同胞們看來，一定是很沉痛的。可是就因為這種沉痛，使人們更勇敢地團結起來，使人們更勇敢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，於是乎中國才有今日！

這是當時的原作，除了錯白字改正過來以外，沒有什麼增減。西安雙十二事變，將來或者可能成為歷史家和歷史劇作家的有趣材料，可是目前還不會有人有心情拿牠當創作主題。這個在歷史上曾經曇花一現的劇本，今天看來，牠的寫作技巧是很原始的。可是牠不無可取之處，也許就在於牠也原始

地保留住了歷史的真實。

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二日在天津

# 火山口上

(獨幕話劇)

——西安雙十二事變的一個歷史插曲——

時 代 一九三六年西安「雙十二」事變前夕。  
地 點 西安一旅館內。  
人 物

梅麗英女士 年二十三歲，東北人。

白天民 年三十三歲，東北人。

王權時 二十五六歲。

史果航 年二十七八歲，東北軍青年軍官。

茶房

佈 景 一旅館單間房，右陳有床鋪，正中有騎椅與方桌坐櫈。左爲進門，其旁有衣架，洗臉具化粧品等物。牆壁上掛有旅館章程，鏡框電影明星照片，及梅女士各種姿態照像。桌上還

須置一個鬧鐘，以及茶盤茶壺，烟捲烟架等物。

舉開時，梅女士坐在床上。王權時與白天民坐在房中間的凳子上。

白：（板著面孔）走，老王！（立起）咱們走，給我這種眼色看！

梅：咄，（天真般的撒嬌態）我怎麼了？

白：（不聃她，野蠻的）愛答不理的，要什麼小姐脾氣！

（王只在一旁不關心什麼似的微笑）

梅：我怎麼愛答不理呢？（仍天真般的撒嬌態，就近白）你太多心啦！（笑）

（白仍板著臉，不看她）

王：（揉揉著凳子，搖擺身子，微笑着）別了老白，你瞧，人家剛才那也是跟你逗勁的！女人家不

一定是老把櫻桃小口噙你的嘴唇，才是表示愛你，有的時候故意撒撒嬌，鬧個小脾氣，也是愛你的表示。不過方法不同，味道變化變化罷了。（嘿嘿笑）

梅：（羞臊，忸怩）老王，你真是！（仍天真無猜的問白）天民，你還生氣嗎？

白：罷小姐架子，哼，誰吃這個？

梅：咄，這是什麼話，（臉微露不耐煩與驚訝貌，但仍天真的抱著希望似的）我多哈擺架子啦？

王：那是拿情呢，老白！（嘻笑）

白：拿什麼情？痛痛快快的不噯啦，還裝什麼洋蒜！（仍板着脸不看她）

梅：咄，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了呢？（驚異，痛苦）你把我看做什麼啦？

白：（彈視她，侮辱貌）哼，那你自己還不明白！

梅：你這完全是故意侮辱我！（生氣，怒視白）我不是曾經給你說過嗎？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我是因為來西安找我父親，才流落到這裏。我不是那種下流人。你不是也常說是因為純潔的高尚的愛情，而不是拿我開玩笑的嗎！

王：老白，你聽，（狡黠的笑，諷刺）人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。……

白：（仍傲慢的）受過高等教育，幹這個的多啦！

王：人家不是專幹這個的……

白：（插嘴）說這個好聽呀，說這個抬高自己的身價罷啦！

梅：你這種態度，太不對了，你這種態度太不對了！

王：（冷笑）老白，人家是希望你像男女學生，慢慢的才講戀愛呢！

白：有那閒工夫，有那興頭！

梅：（陪笑向白）難道你自己說的話，不算話了嗎？你不是常說和我在戀愛的嗎？！

白：（不向梅）說這話不嫌牙疼。（向地啐一口唾沫）

梅：甚麼？（生氣）你說的甚麼？

白：我說甚麼不一樣！

梅：

你完全欺騙了我，你完全欺騙了我的純潔的高尙的愛情！你自己說的話不算話！（痛苦）你們男人太沒良心了，愛的時候，什麼好聽的話都說得出來，不愛的時候，什麼難聽的名詞也都拉得出來！

王：

（冷笑）老白，你算了吧。女人的純潔的愛情，雖然值錢，可是不應該說出口來，說出來就不高尙了！

白：

那能跟人家比呀！

梅：

（向白）白先生，你憑良心說，是誰死追着我，追着我說話，追得我沒辦法了，我才，……可是，我是希望我們流浪在外鄉的人，交個朋友。你怎麼竟說出那些話來了呢？

白：

梅：

那是你強給我的呀，你給我的時候，你說你是同情我的處境啊！

白：

我也——是爲了說着好聽，顯得高尙才那樣說。

梅：

就是那樣，在最初我也並不是對你怎樣，我也是極力躲避你啊！是你死追我，我才和你來往了呀。你要是不真心愛我，你爲什麼那樣追求我呢？

白：打獵的追鬼子，是因為愛他嗎？那是想吃他的肉啊！

（梅立即抱頭痛哭）

（白、王冷笑笑，揚袖而下）

（梅抱頭抽搐良久）

茶房：（在門外）五號梅小姐，史先生來找。

梅：（驚起揩淚）請他進屋來。

茶房：（門外喊）史先生，小姐請你到房間裏坐。

（史著軍裝上）

梅：（眼圈仍濕潤，表情有些催促不安，勉強作歡迎笑容，又要想迴避，而不敢正視史果航）剛

您啦，請坐，史先生。

史：（就座。凝視梅臉神，而有些忐忑不安，故常定睛端詳她），唔，沒出門？

（梅垂頭沉思不動）

（茶壺擺在桌上無人動）

史：（緘默，看梅的表情，而漸漸生疑。有數次要說話的神氣，而終於抑止住。最後皺皺眉頭才說

出口）梅女士，（等她抬起頭來才繼續說）您託付給我的事，我已經盡量辦了。可是令尊的下

落，還是得不到確實的消息。

梅：（感眉，稍沉默片刻）難道你們司令對於自己部下的去向，竟會不知道嗎？

史：司令當然……（稍頓）不過……

梅：（生氣的搶說）不過甚麼？不過是不告訴我嗎？

史：不是，不是，（爲難貌，言語遲疑）你要知道，軍人的生活是極其艱苦，極其不安定的，有很多難處，很多關係，不能隨便說。

梅：什麼難處，什麼關係？難道他的親女兒，還不應該知道她父親的下落嗎？

史：不是那意思，不是那意思。（強笑，爲難貌）你還年輕，還太天真，對於人情世故還似乎知道的比較少一些

梅：（忽立起）我不懂人情世故，就應該欺哄我嗎？不告訴我父親的下落，到底是你的意思，還是你們司令的意思？

史：（強笑）都不是。

梅：都不是？你還當面欺騙我。好！那末我不敢再勞你駕了。我自己去找你們司令去！

史：（口氣沉重）你不必着急，你更不必找司令去，我認爲你不必再等待命令的消息了。你應該打算自己應該走的道路。

梅：找我父親要錢，好回上海上學去，這就是我的道路，我還打算什麼？（白眼睨他）

史：上學去固然是個道路，可是從國家需要，從個人環境，特別是從我們東北人的處境看來，似乎是應該找一個比上學更偉大，更迫切的道路。

梅：（抿嘴冷笑）那末，就請你指示給一條明路吧！

史：（冒然）我們整個國家，眼看就被日本吞併下去，上學弄張文憑，難道就可以不當亡國奴，或者可以得到日本優待嗎？況說時局這般緊張，能不能弄到文憑，還是個問題！

梅：那末，還是你那句話：「不必再上學了！」（冷笑）

史：（耿直貌）這是事實。綏東正在打，全國民衆熱狂的援助他，全國民衆一致要求抗日——前天「一二九」週年紀念日，全西安市的學生遊行示威和請願，你沒有看見嗎？

梅：（點點頭）看見啦。

史：這把火，很快的就會燒遍全國。這不但是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頭，而且是我們東北人收復家鄉故土的關頭。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够把一切金黃色的夢想打破，真正走上艱苦的鬥爭道路上去！

梅：咄，（冷笑）史先生你當過教員吧？

史：（怔）沒有。

梅：沒有當過教員，怎麼像一個教書先生，向一個學生調話似的呢？

(史答)

(梅轉去看窗戶，別有所思)

史：(低頭沉思後，慢慢轉臉看她少傾) 明天我要到前線上去了。

梅：唔，(愛答不理的)

史：在綏東，我們跟日本的前哨戰已經開始了。漢奸土匪王英的後台是日本。我們若沒有全國人力財力的援助，很難保證我們的最後勝利。雖然南京不下命令，可是我們爲了滿足全國民衆一致的要求，我們西北各個抗日隊伍，要自動的去援助綏東抗戰。

梅：我聽說前天副司令答覆上臨潼去請願的民衆，說他要在一個禮拜以內，用事實來回答他們。你們所將要做的，就是這個事實嗎？

史：這個事實，本來早就出現。可是蔣委員長老不允許他那樣做。最近這一兩天，副司令和蔣委員長還爲這件事爭吵呢，並且聽說蔣委員長不但不許我們抗日，還打算把我們東北軍都解決了呢！

梅：人都說「一二九」示威的羣衆，是你們鼓勵起來的。

史：我們能用什麼方法鼓勵人家？那是民衆一致要求抗日的表現。我們不過是不壓迫而已。

梅：唔，那很好。